

60年安全无事故,这个看守所创下“全国纪录”

背后,有许多关于传承与创新的故事

(上接1版)

“一面流动的红旗”,传承与创新

算上今年除夕,玉环看守所第13任所长陈诗品已经连续10个除夕在看守所度过了。

所领导除夕值班,是玉环看守所的一项“铁律”。过年鞭炮声响起时,正是在押人员内心最躁动的时刻。每年除夕,等到所有在押人员都睡着,陈诗品紧绷的神经才稍稍放松。

围绕“不出事”这个目标,玉环看守所13任所长都在不遗余力地自我创新,补齐安全短板,确保这辆安全“列车”始终平稳有序。

上世纪九十年代,时任所长陈明琮创建了“流动红旗”制度。每月得到“流动红旗”的监室,可以获得书籍和加餐奖励。如今,“流动红旗”还在流动,只是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

王晨辉当所长时,所里已实现50年安全无事故,但也险情不断。有一次,一个在押人员躲在厕所里撕布条,还



好被另一在押人员发现并制止。针对此事,王晨辉马上推出了跟厕制度,即在押人员就厕时,由其他在押人员陪着。这样一来,避免了在押人员在厕所做“小动作”,补上了监管漏洞。这一做法,后来在全省推广。

接力棒传到陈诗品手中,他暗暗发誓“绝不能让安全这块牌子砸在我手里”。他有许多创新,其中的“三定位”,用来快速处置吵架打架事件。深夜,2名在押人员因为打呼噜的问题吵了起来,双方拉开架势,摆出一副马上要动手的样子。同监室的4人迅速将他们分开,分别围在房间两端,中间再站1人控制局势。与此同时,另有1人按下报警器。不到1分钟,民警便赶到监室解决问题。陈诗品说,“三定位”这些简单动作,每天要让在押人练习数次,熟练到一有情况发生便形成条件反射。

六步安全检查法、16课目行为规范、数智执法监督管控系统、律师会见室……一项项“全省首创”,让看守所的管理更为严格精细,筑起了坚固的安全防线。

“14年以所为家”,使命与荣光

60年来,在玉环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看守所三易其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续5年被评为“全国一级看守所”。

每一位玉环看守所人都感受到了这些有形无形的支持。

“当时,警服是很稀缺的。很多局机关的民警都没有

警服,一个科室就一件,需要借来借去,只有看守所的民警每个人都有警服。”黄甫南回忆说。

“玉环市财政拨款450万元,在监区内设立了玉环市人民医院的门诊部,里面X光、B超机、心电图机等设备一应俱全,有派驻医生、护士各4人……当时在全省看守所是首创。”陈诗品说。

同样,60年安全无事故的荣誉里,也书写着所有玉环看守所人的奉献与担当。

这其中,有14年以所为家的马招娣。1985年,马招娣调到玉环看守所,成为所里第一位狱囚。因为时常半夜出诊,又担心患病在押人员安危,她带着3岁大的孩子,在所里一住就是14年。

有临近退休仍一丝不苟坚守在收押岗位的吴卫国。他心细如发,在收押一名嫌疑人时,敏锐地察觉对方不太对劲。果然,嫌疑人在被抓获前与他人喝酒打赌,吞下了一根缝衣针。

……

2004年,“云娜”台风在温岭登陆,玉环看守所全所断电。狂风呼啸,暴雨倾盆,在押人员焦躁不安。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所有民警打着手电筒,在风雨中站了整整一夜。

60年来,这个从来没有事故的看守所里,一代代看守所人用行动书写着一个个叫做“使命”的故事。他们以所为家、同心戮力,为监所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屏障。

而这场接力还在继续,将续写更多荣光。

在高原守护多样精彩

《人民日报》杨文明

车出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城,蜿蜒上行,至检槽乡,海拔已近3000米。等到水泥路换成弹石路,便进入了云龙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这里,有群年轻人通过巡护、科研、建设生态廊道等方式,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守护着这里的珍稀动植物资源。

巡山护林,要“巡”更要“护”

清晨,天还未亮,李施文便带上望远镜、笔记本和干粮出发了——作为云龙天池保护区生态管护员,他要在滇金丝猴醒来前,赶到猴群头天的夜宿地。

云龙天池保护区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滇金丝猴的重要栖息地之一。保护滇金丝猴,也就成了李施文最重要的工作。“滇金丝猴警惕性高,一天下来可能迁移四五公里,我也得跟着跑。”李施文说。一阵山风吹过,穿着加绒衣服的他,还是冷得直哆嗦。这些年来,在守护猴群的过程中,他也找到了不少乐趣。

工作时,每隔5分钟,李施文便会记录一次猴群进食、玩耍等生活习性。“当巡护员,要‘巡’更要‘护’。”李施文说,“巡”是为了摸清滇金丝猴的生境状况、种群情况,为物种保护研究、政府决策提供依据;而必要时,给遇险的滇金丝猴提供保护、救助也是巡护员的职责。

几年前,云龙县宝丰乡坪村村民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猴。村民没见过,连忙打电话给保护区管护局。通过村民的描述,李施文猜测很有可能是滇金丝猴,赶过去一看果然是。他给这只滇金丝猴上药、喂食,一直到它身体恢复、

回归山林。

开展野外调查,发现更多种群分布

交错的枝丫间,阳光一泻而下,留下斑驳的光影——第一次见到原始森林时,当时25岁的王浩瀚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那是2013年下半年,还在读研究生的王浩瀚随科研团队来云龙做野外调查。为调查灵长类动物在云龙的时空分布动态及其原因,他跑遍了云龙澜沧江东岸的10个乡镇、240个村庄。有一天,湾岭村一名村民的话,让王浩瀚意外地听到了滇金丝猴的消息。

他拿出乱序的灵长类动物照片让村民指认,村民挑出来的果然是滇金丝猴。于是,王浩瀚以湾岭村为中心回访村民,在地图上标记滇金丝猴的目击地点,再结合滇金丝猴所需生境缩小范围,于2013年10月开始和保护区滇金丝猴巡护员张志云上山寻找。经过多次艰难寻找,他们终于在2015年1月发现了滇金丝猴的活动踪迹。

“在天池片区发现滇金丝猴,说明这儿的保护成效明显,也将滇金丝猴分布区往南推移了近40公里!”王浩瀚说这话时,难掩兴奋。

红外相机监测显示,这群滇金丝猴可能不到20只。

“云龙天池保护区分为南北两片区,北面的龙马山片区猴群分布较多。要更好实施对南片区(即天池片区)猴群的保护,必须尝试跟北片区打通生态廊道。”王浩瀚说,通过实现南北片区滇金丝猴种群基因交流,南片区的滇金丝猴种群才有望恢复活力。

在高原种树,探索打通生态廊道

为了生态廊道建设,北片区的护林员赵定宝、南片区的杨瑞桃走到了一起。赵定宝说,自己的任务就是在南北片区间种树,吸引北片区的滇金丝猴逐渐向南扩散。

在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种树,不少人都会觉得苦,赵定宝却不觉得。2019年,负责种树的赵定宝,遇到了来自南片区、参与植树的当地居民杨瑞桃。

“这是冷杉,滇金丝猴喜欢在树上栖息,但长得慢;那是华山松,别看前3年不怎么长,可3年后会迅速长高,十几年就能成林。”种树过程中,赵定宝成了半个专家,专业的讲解,时不时搭把手,吸引了杨瑞桃的注意。2020年,两人领证结婚。赵定宝说:“这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由于缺水等原因,在海拔3000多米的阳坡种树并不容易。尽管选择的都是本地树种,可是第二年一看,成活率还是很低。如今,他们有了经验,每年雨季一来,赵定宝就上山搭建工棚,两三百人花上半个月时间待在山上的种树。“种下树,一定要把周围的土踩实,这样才能保水,提高树的成活率;种完要围上铁丝网,避免动物啃食。”就这样,杨瑞桃栽树,赵定宝踩土,期盼着滇金丝猴的到来。